

1850

二六四卅苗

巴哇集

原詩內外篇附
詩集即出

金閩劉承芳梓

自序
 予年始冠遭此多故家產罄
 失學已復事制舉於古
 及神一第一行作
 山中既身之閒而
 不讀書之老翁而
 惟年雖老而耳目心思尚
 書當無不開卷有益者追
 雖遠不及藏書之家僅僅
 及儘無遺家貧力不能買
 然未可知也
 無寧所遂致
 然未可知也
 然未可知也

巴哇集

自序

予年始冠遭世多故家室播遷累歲無寧所遂致失學已復事制舉業於古人之書茫然未有知也及倖一第一行作吏即放廢歸年將半百遯迹荒山中既身之閒而時之暇每回首自歎為一瞠然不讀書之老翁而直謂為不識字之人可矣然自惟年雖老而耳目心思尚或可用即從此稍稍讀書當無不開卷有益者追惟祖父累世略有傳書雖遠不及藏書之家僅僅數千卷既更世故盡為灰燼無遺家貧力不能買書及居荒山又無處可

借書即欲讀書無由益甘心爲不讀書不識字之人已矣已伏而思曰古今之書無窮善讀者究亦未能卒讀就目前之書苟能隨在而讀之揆其趣而究其歸則天地之道未嘗不備聖賢之理未嘗不出古今治亂興亡之迹未嘗不臚然具列而可知其故似亦可不必要搜極討廣攬博稽鶩於多者而始爲讀也蓋嘗妄謂讀書有博與約之不同書之理無博與約之異於是以一管之窺知見所及發於心形於言漫從事於筆墨論說噫亦異矣久之又自詫曰以若所爲必爲識者所笑然又以

謂彼笑者以予爲未嘗讀書之人則然若以予爲不識字之人竊或未盡然何也讀書者讀其辭識字者識其意辭則必待讀而始知意則不待讀書而本自具此所謂識字也故有讀書而未可謂爲識字者識字而有不從讀書得者其道較然也竊見今之博學識古之家擅著作之手爲世所宗者羣推爲讀書識字之人矣然誦其篇章窺其旨趣大約不出數端而自巳之心不與一在求合於古人以爲如是則合不如是則不合不合則雖有匠心之作不可爲也不敢爲也一在求合於今人以

巳四集
卷序
二
三
草堂
爲如是則合爲今人所尚不如是則不合爲今人所不尚苟合焉則雖有味心之作亦敢爲也亦忍爲也一在援客而失主凡立一說必窮此說之縱橫反正以伸其理而後止固無藉於援證之多也乃所立之說未伸在已無足據而多請客以助之比類援引一以爲證據一以爲設色而主人以辭遁而去久矣謂如是則絢爛不如是則寂莫也且其比類援引一端纔竟又引一端重疊層累彼以爲異乎六朝四六之駢塞而實則散體大家之駢塞也卒之以事掩言以言掩意而面目全藉乎客

矣一在拾異字以逞奧古明嘉隆間前輩有採掇左國史漢剩語以爲句法字法者旣羣然嗤斥其唾餘而訾之近忽別尚先秦諸子及稗官二氏中之異字難字駢累疊出以爲襯帶集堅浚之辭文淺異之說近時一二鉅手開之黠者遂習而秘之以爲異寶不可解也一在談不由中也其不由中又有二一則侈美其辭爲觀聽而不知天下古今本無此理本無此事爲浮響不根也一則巧借其說爲逢迎而取天下古今極不類極相懸之人之事以引譬較量而強合之此諛辭無稽也二者總

爲不由中之談也一在務纖巧以資諧笑夫談理
論事自有大中至正之規蕩平之路若趨僻徑騁
畸辭其言類於俳其調近於謔此爲諧笑之資不
可以爲文也如是數端差足盡文章家之能事矣
詡詡然無不自矜爲讀書而實未嘗辨乎識字之
義者也使返而一一揆之於心不亦啞然自笑其
無謂乎又返而一一度之於理不又憮然自失其
所據乎今乃曉然於凡文章之道當內求之察識
之心而專徵之自然之理於是而爲言庶幾無負
讀書以識字乎且文之爲道當爭是非不當爭工

拙工拙無定也是非一定也工拙出乎人是非本
乎天故工拙可勉強是非不可勉強也且未有是
而不工者未有非而不拙者是非明則工拙定予
不學無術誠所謂不讀書不識字不知古不宜今
而此中之是非則不敢自誣當世非而嗤之亦在
所不顧者矣古人有以一事不知爲浚恥予則以
爲出一言而於是非之介不明於此心有未安者
則誠可恥也予山野之人所言皆山野之言固不
可以爲是又何論乎工拙終等於夏蟲之鳴而無
足道者歟橫山葉燮自題時

卷記五

卷之六

卷記四

卷之七

卷碑記

卷之八

卷序二

卷之九

卷序一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序

卷之十一

卷序

卷之十二

卷序

卷之十三

卷書

卷之十四

卷墓表

卷之十五

墓誌銘

卷之十六

墓誌銘

卷之十七

墓誌銘

卷之十八

傳

卷之十九

傳

卷之二十

題辭

卷之二十一

雜著

卷之二十二

尺牘

附

原詩內外篇四卷

州

入數

卷之二十一

論

論

論

已畦集卷之一目錄

論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下

留侯論

范增論上

范增論下

諸葛孔明論

唐高祖論

魯論論上

魯論論下

魯論論上

魯論論下

魯論論上

魯論論下

魯論論上

魯論論下

巳畦集卷之一

吳江葉燮 星期

正統論上

正統之論始於歐陽子後之論者紛紛不一予奪
 進退之說未定其歸自朱紫陽成綱目而正統之
 辨始嚴明正學方子謂漢唐宋如朱子之意可也
 秦與晉隋槩與之以正統何可哉其論是也然等
 晉隋於秦又非也夫秦之得為正統歐陽之論得
 其當矣晉與隋皆篡弒以得之紫陽以謂晉隋雖
 得之不以正而天下實統於一不得黜也止於其

得天下之始以篡例書自後皆以漢唐之書法書之似乎有不得不然之勢也蓋嘗論之有天下者謂之統以正得之而統能合之與以正得之而統則分之法均得以正統係之是統以正重正不以統分合易也不以正得之而統分之則爲偏爲竊無論不以正得之而統則合之是統旣不正而何可以正統全歸之此紫陽之於晉與隋殆不能無議也其意以爲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天下合於一天下羣以爲君矣且晉之傳十餘世百數十年隋一傳亦二十年有餘於是而黜之天下豈有統絕

無君如是之久者哉此不得不然者也夫統之不可絕一日與百年無異儒者正名定分彼揆時度勢之論有所不設恐開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僥倖之門也昔者夏后氏太康之世有窮后羿篡位四十年居然得統矣將以羿四十年爲天下之君遂續夏統乎西漢之王莽篡位十八年居然得統矣亦將以莽十八年爲天下之君遂續漢統乎二賊臣之不得有其統者以少康光武之中興故不以歷年之久篡易其沒世亂賊之號也晉隋之篡與二賊臣同徒以一姓不再興而子孫相傳尊爲高

祖世祖後儒史筆遂躋之堯舜三王之統而無異然則亂臣賊子不幸而為羿為莽僥倖而為炎為堅罪同而法異何以服羿莽之心而寒亂賊之膽乎且司馬炎一傳而骨肉相戕繼以劉石亂中原及東晉而南北朝遂判晉統之不一久矣楊堅篡周子廣又弒堅而自立其罪甚於羿莽是人人得而誅之者豈可居然以正統歸之奉為天下之君乎然則當何如曰法當如列國之例註年號於甲子之下如晉則稱晉主炎傳至其子若孫則止稱晉主而不稱名此綱目書曹魏南北朝及後唐晉

漢周之例也隋亦稱隋主堅其子楊廣雖父傳則仍稱隋主廣惡之甚也如此雖尚寬於羿莽之例庶不詭於大義矣若朱梁則又異於是朱溫篡逆之罪過羿莽而惡尤甚於操懿身斃於逆子之手一傳滅於唐祚又促於王莽循其例當如安祿山之稱燕侯景之稱齊已矣書法當倣王莽去新之號而止稱莽朱溫去梁之號而止稱溫并削其全忠與晃之名方為得之乃歐陽子力辨黜梁為偽之非是則將羿莽俱非偽而可乎歐陽子又極表王彥章之死於忠為傳為記流連三歎不止昔黃

巢伏誅諸將獻巢之姬妾於京師天子詰其從賊其居首者對曰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市人爭與之酒居首者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若以彥章之死爲忠則此姬之死爲節乎莽之臣王尋死於昆陽之戰王邑從莽死於漸臺俱爲死於忠乎歐陽子又曰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若是數者羿與莽何一不然哉卽賢如揚雄且爲莽大夫矣又何况吏民哉故吾於晉隋則絕之於正統於朱溫則更絕之分統而直名之爲僞爲賊夫然後君臣之分嚴使後世亂臣賊子不得僥倖以藉口而大義昭然不易矣

正統論下

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歐陽子曰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而予奪當而正統明歐陽子之論謂爲統明則可謂爲正統明則不可何也夫正可以該統而統不可以奸正正可該統極之則東周君與宋之在崖山是也不可易也統不可奸正極之則吾前所論羿與莽是也不容竊也歐陽子謂正統

之序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而晉得之是以魏爲絕也魏爲絕而晉可爲得乎又謂晉得之而又絕而隋得之是以南北朝爲絕也南北朝爲絕而隋可爲得乎統旣有時而可絕則晉與隋亦何不可爲絕乎夫統以言乎相傳也相傳則如祖父子孫之世及不可絕也絕而欲續之必有一定之宗法在彼有天下者之統而絕必有堯舜夏商周秦漢得天下之法在此卽春秋大居正之義也故絕與續之關爲有天下者公器之衡必毫末銖兩悉稱方得且正統者卽夫子所云三重寡過之君

子也有其位無其德則不敢作禮樂夫德者正也位者統也不敢作禮樂雖王天下不得稱爲寡過之君子然則亂臣而有天下敢作禮樂而稱寡過之君子乎故未有德位不兼而可稱正統者也則晉隋之不得續正統斷斷然矣或曰正統之斥晉隋是矣若唐與宋一則起兵以隋禪一則兵變以周禪獨非篡乎而俱續正統何也曰唐之得天下於隋也可云伐暴宋之得天下於周也可云救民伐暴救民湯武有其德而值其時以踐其位唐宋值其時而取其位以庶幾合乎德唐與宋雖非二

帝三王執中之傳庶幾無戾乎二帝三王之法以三重之君子歸之爲正統之絕續可也歐陽子以統而該正失輕重之衡是非未明予奪未當也吾故曰所以明統而非明正統然正不明而統亦且因之不明矣蘇子曰正統之爲言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是論也所以爲調停而非折衷以定其歸也正統者名不可

以虛假乎實而實不可以冒襲乎名要使天下後世知道德仁義之有常尊而賊亂篡弒之足爲誠也春秋之法天王有常尊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成風之含且贈後儒謂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使大夫歸含贈焉則王不稱天以致謹夫子周人也昭代之共主一失其正則削天而但稱王其嚴如此然則千秋奕代之史筆於無正之實而加以正之名者可不辨而明矣蘇子又曰正統聽其自得者十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此本歐陽之說而略

爲異同者又不待辨蘇子又非章子正統霸統之說是矣統而霸則非統矣王降而霸霸者猶假仁義未聞亂賊而可假仁義者然則以統歸霸且不可以統歸亂賊蘇子謂爲存教可乎近時魏禧因霸統之言又爲正統偏統竊統紛紜之說統者合天下之不一旣已偏矣安得稱統彼竊者盜也盜竊人之藏而取其財卽其藏而稱盜爲主人可乎竊而以統歸之何異於是故不知正之爲義而爲借襲之說與不知統之爲義而爲分晰之論者皆不得其本者歟

留侯論

留侯佐漢祖定天下爲漢宗臣高祖稱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後之論者咸以謂子房乃謀臣策士之傑爲帝者師而不得與伊周比肩晚出於神仙迂怪之說又似道家者言而有垂於儒者葉子曰是烏足以知子房子房蓋聖人之徒而儒之醇者也三代以後得天下之正者無如漢高彼其起布衣誅暴秦是已而其正則在於尊義帝而能討弑義帝之罪人此固湯武之所不得而有其名者高祖得而有之惟其名之正伸大義於天下則功成

而天下遂以實之正歸之然高祖之爲人未嘗有詩書禮樂仁義之說入其聞見以澤其躬乃其舉事有合於春秋正名取義之旨非子房之有以教之乎子房之教之不但以謀策言辭教之而實以身之行與事教之矣何以知其以行與事教之也當子房之遇高祖於畱也遂定君臣之分從以入關漢之帝業已基矣乃辭漢歸韓而相其君使楚不殺韓王成則子房終爲一列國之相已矣焉得爲漢宗臣子房相韓漢必無滅韓之理漢滅韓則子房死之固其所也然則漢祖之終於大一統者

非子房志也迨楚滅韓子房復歸漢昔滅韓之讎在秦今滅韓之讎在楚於是佐漢以伐楚楚滅而韓終不復子房之心則傷矣故功成而遁於神仙之說意在敝屣富貴以示不忘韓之志也蓋子房明於君臣之義而得去就之正者如此已高祖溺於內寵欲易太子羣臣屢進諫不能定子房以爲非口舌所能爭於是陰進四皓以輔翼太子而太子定子房明於父子之義而得格君心之正如此子房之行與事一出於正而以其正佐高祖後世遂以得天下之正歸高祖於討弒義帝以正其始

於定太子以正其終非聖人之徒而儒之醇者歟
豈區區運籌決勝足以槩子房哉

范增論上

漢用陳平計間楚君臣項羽疑范增奪其權增怒
謝去至彭城疽發背卒蘇子曰增之去善矣然恨
其不蚤增之去當於殺卿子冠軍去以殺卿子冠
軍者是弑義帝之漸也義帝之立增為謀主弑義
帝則疑增矣增不以此時去何哉是論也蓋古豪
傑之士明時勢而揆大義審於去就之正者能為
之此豈所論於增者哉夫增者蓋戰國挾策游說
之流乘時利便而苟焉以圖者也當楚漢之爭羽
以弑義帝負不韙之名漢藉為口實動天下之兵

端而項氏卒以敗人知弒義帝者項氏之失也而不知始之立義帝者增之爲謀失也天下苦秦之暴一夫大呼率土響應羽之才氣過勝廣十百驅毒秦之民以向中原六國羣起以從何憂事不集非如王莽之世民皆謳吟思漢必待立更始盆子以從民望者也乃增藉楚懷王入秦不返之一小節爲先聲已非大義之倡就使功成而擁荆蠻僭王之後以爲天下人民之共主亦何所取義而爲名與實之兩失乎且旣立之則君臣之分定增亦盍察羽之爲人以彼雄悍桀驁出百戰以成大功

功成之日冒終身奉牧羊之子北面稽首退就列國之封乎此不待智者而能辨也蘇子謂弒義帝之兆在殺卿子冠軍之時吾謂弒義帝之兆卽在立義帝之時也且義帝纔立項梁卽自號爲武信君旣已立君矣爵賞當稟於君而梁旋卽自號其無君已著增於此時略無一言規正然則增視義帝之立原無君臣名義之關其弒也亦不以爲反常逆節之變視其君等於旅進旅退之人蓋其初徒取於一時之偶便而不計其終焉者也且增之去也以羽奪其權抱失職之憤以行初未有合於

古豪傑去就之義蘇子以高且遠者期之則過矣

范增論下

范增為項羽謀臣其所為謀見於史傳者惟二事其一為謀立楚懷王則固已辨其失矣其一為鴻門之會勸羽殺沛公夫師武臣力而謀人於衽席之上增之志何其陋也舍此二者增之謀史傳曾不一表見然吾觀項羽之行事自初起兵以至於增之去無一得策者則焉用彼相增將不得辭其責矣攷羽生平大功無逾於鉅鹿之一戰蘇文公咎羽之失策實基於此然吾不以此咎羽而咎增何也夫救趙之師宋義為上將羽為次將增為末

將猶古諸侯之三軍也羽一旦殺其帥則羽實帥其軍而增爲次將猶古三軍之上下軍也夫章邯盛兵以臨鉅鹿羽竭力當之一戰而秦之兵敗將降羽志得矣然其實不過一舉而存趙其於得天下之大計無關也爲增計者當勸羽以中軍疾行而西掩關中之無備而身以一軍駐河上爲趙聲援且斷邯西路令羽安行入關計邯必解鉅鹿之圍踉蹌而反顧增疾躡其後羽當其前以逸待勞邯之敗而降取之掌中矣於是俘邯以入咸陽在沛公之先則大勢已定而自王關中豈特存趙而

爲諸侯上將軍已哉羽勇而無謀智不出此乃增不爲分兵之計以全軍僥倖一戰坐使勝策居人後而遂終困於勢也失策之大者一也鴻門之會沛公旣開關納羽羽卽當從韓生之說而都關中卽宮室盡焚毀何妨披草萊而建不拔之業弃此不都失策之大者二也旣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羽忌沛公則當王沛公於兩河四戰之地令其四面備敵不致專爲楚患乃惡負約以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爲漢王王漢中漢中四面負險阻以一面通秦此霸王之資故漢不旋踵而定三秦羽實

啓之失策之大者三也且所謂約者義帝之約也羽方且旦莫弒之反不敢蹈負約之小節何異不行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亦可嗤矣旣已王沛公漢中羽奔秦而弗都則當選心腹爪牙之將王秦中以遏漢中之衝雖韓信之才智其出而定三秦猶未易易也乃以庸駑三降將邯翳欣王之適爲漢几上肉耳漢得三秦而成席卷之勢楚事遂不可支失策之大者四也有此四失而增爲帥佐爲謀主曾無一言策及之而太史公稱其好奇計不亦羞乎故吾謂楚之亡也羽謂爲天亡非戰之罪吾以爲非羽之自亡實增之亡楚也歟

諸葛孔明論

三代以後羣推爲王佐才可爲伊呂之亞者咸曰漢之子房孔明子房之輔高祖固有人所不及知見而自有其不可及者尚論者可深思而得之若孔明者觀其所行之事則有可議者夫事機之來羣然不能料其害而能料其害之所伏是之謂智羣然知其利之所在而能舍其利而弗爲是之謂義孔明隆中之語先主也謂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

府之士劉璋闇弱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
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
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
成漢室可興矣是言也蓋近於策士之言徒得其
規模而未熟審乎利害之宜也夫荆州江漢之上
游爲重要地劉表據之雖非其人然當是時先主
方客於表表遇之甚厚先主無尺土寸兵之階將
出何策以取荆州乎未幾表死琮立或勸先主攻
琮先主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遺孤背信自濟吾
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遂將其衆去表

死而先主尚以義自克若表不死更將何藉手以
取荆州乎然表不死終必爲非曹卽孫之所吞并
荆州乃曹與孫之資非先主之資也及操敗赤壁
弃荆州而去吳據而有之幸而魯肅勸權以荆州
借先主此資荆州之一機孔明卽當勸先主於此
定其基庶幾羣策羣力足當二國之兵衝可漸以
圖中原也乃先主舍此而去孔明同關羽守之趙
雲爲畱營司馬三人協力以濟未失策也及先主
入蜀孔明獨畱關羽守荆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
流而西會於成都夫劉璋之闇弱以先主當之何

患不克孔明舍存亡之要地盡挈將佐以爭一旦之利竟置荊州於度外隆中之論謂天以荊州資將軍其視取荊州而有之如反掌至此絕不相應并忘結好孫權之言何也故吾謂孔明當先告先主曰荊州近在肘腋雖其主不能守然非將軍之資得之適足爲曹孫之釁開兵端益雖僻遠此可取而守耳何至有荊州而卒失之負不信之名失吳與國之歡而蜀卒以不振此害之所伏而不能料可謂智乎又荆益兩州之事與勢荆難圖而益易辦難圖者以全力注之而尚憂不足易辦者以

偏師襲之而自有餘旣倖得荊州當卽命兩偏將將萬人一由陸一由水以取劉璋不害兵以義動也何至先主身自入蜀璋以玉帛歡好來迎而以干戈詐力取之乎先主向未遇孔明不忍負劉荊州者今孔明爲謀主竟忍負劉益州乎何主之施之者同而客之報之者異蓋徇於利而不能擇可謂義乎惟此二者吾不能爲孔明解矣若其識大體善推誠有古大臣風尤不可及者其事闇主能竭誠盡忠而無餘憾後代惟郭子儀爲能之當無復有其匹者矣

唐高祖論

唐高祖起兵晉陽以靖隋室天下之亂其初借兵於突厥突厥始畢可汗謂唐使劉文靖曰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寒暑以兵馬助之唐將佐請從其言高祖不可乃尊楊廣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率兵入關諭郡縣以尊隋室之意遂入長安迎代王都之已高祖自爲大丞相封唐王加九錫遂受隋禪卽帝位葉子曰唐高祖之起兵可不媿於湯武惜也蹈魏晉南北朝篡逆之故事反以名掩實而來後世之議也夫楊廣之淫暴與桀紂何異

其時之民甚於在湯火高祖在晉陽卽三代之諸侯耳毅然起而伐之救之其時勢與所處之地與夏商無一有異然湯之伐夏明告天下以桀之滅德武之伐商泰誓三篇歷數受之罪惡以彰天討彼楊廣無道李密檄文有云罄竹難書決波無盡高祖何不承天意順民心聲罪致討比之執子嬰殪商受固無媿也乃揚言尊隋室擁立代王卽高祖亦自謂掩耳盜鈴矣夫隋室亦何可尊之有楊堅以內戚篡周逆子廣又弑父以自立父子濟逆從古所無非若夏商之世德相仍賢聖之君六七

作浚仁厚澤猶在民心故暴君可伐而前王不忍忘也然而湯武行之而不疑而不害其爲聖唐高祖煦煦子子於名實之際救護支吾陽爲尊隋而迹不免於篡者何也此其故則公與私之辨難自昧也湯武之事其心至公彼見生民塗炭若拯救己身之焚溺無一毫利天下之念在其曾其放伐也一若行其所無事故不避其名而何嫌於實湯之言曰纘禹舊服武之言曰于湯有光二聖人者革其命而伐其君而湯之心一禹之心武之心一湯之心是謂之尊夏尊商可也非天下之至公能

如是者乎唐高祖之起兵名曰靖天下之亂而不能無利天下之心惟其有是心而隱微之際不能不自餒畏放伐之名於是蹈近代之故智以飾一時萬世之耳目不憚曲折以爲之也其巧於尊隋室適見其拙於取隋室也蓋中既有私利之心而又未嘗學問宜乎動而多乖也高祖固無論卽太宗之聰明神武其於學問之道何知從事徒聞曹丕舜禹吾知之一言遂爲晉宋以來得天下者之券以爲不如是則迹涉於篡不知高祖本可爲光明正大之征誅非若魏晉開創之君弑幼主而戕

宗室托名於禪讓者比也後之論世者以唐之創業不及漢豈非高祖之不學而欲掩其私欲蓋之而反失之者乎
或曰高祖之立代王其始恐事不集欲借此以要人心易集事非徒崇虛名亦欲濟其實也曰是不然天之厭隋久矣使高祖以伐罪救民正其辭其誰曰不然且高祖甫離晉陽卽攻隋之河東守屈突通堯君素不餘力謂尊隋室可乎當時卽突厥亦勸其自立况中國之民心哉徒以私心自歉反蹈亂賊之故智可歎也吾嘗論

武王伐紂儻有一毫私天下之心中必自餒則
 微子抱祭器歸周之時武王必擁立微子以討
 君側之奸飛廉惡來為名而徐為改物之計如
 此武王不但不得為聖人而且同於後世篡叛
 之臣矣惟武王毅然革商之命雖出於不得已
 而其心自白此其所以為武王也歟

巳畦集卷之二目錄

論

狄仁傑論

李泌論

王安石論

論兩漢外戚宦官

論馮衍梁鴻

論李密

論唐藩鎮

論古

論古

論古

論古

論古

論古

論古

論古

論古

巳畦集卷之二

吳江葉燮

星期

狄仁傑論

治水者治之於潰決四出鼓怒橫嚙之時雖有神
禹之智欲一旦遏之以殺其性而制其勢必有所
甚難或反恣其懷襄之禍者有之矣及其奔流數
千里阻塞漸消地益平行其怒已殺於是起而防
之隄之則易為力救焚者救之於烈焰方張之時
木燥風猛燎原之勢不可嚮邇及其風息薪盡則
撲滅易以奏功夫惟人事亦然彼定天下之大計

造不世之奇功古之豪傑其心同其迹同徒以所處之時有早莫所值之幾有緩急其難其易有不
可同日語者不幸者身僂而名滅幸者身顯而名彰吾於唐狄仁傑反周爲唐之事而致歎於前此
諸賢之爲其難者之可傷也史稱仁傑以一言悟主而廬陵復位是已殊不知姑姪子母孰親之論
不自仁傑始發也裴炎爲中書令武氏欲立武氏七廟炎諫曰太后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所親
獨不見呂氏之敗乎此言已開其端矣武氏怒斬炎都亭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

百人表請廢皇嗣立武承嗣爲皇太子且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令李氏爲後乎武氏怒命鳳閣舍人李昭德廷杖殺之昭德因言於武氏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子也陛下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何得以姪爲嗣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此言實在仁傑之先也武氏意頗動然自以讎李氏酷浚不能自返時承嗣爲左相威重於主昭德以爲言武氏曰承嗣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孰與父子子猶有篡弒其父者况姪乎武氏矍然罷

承嗣政而酷吏承承嗣旨誣昭德逆謀斬都市其後武氏自知所殺多冤濫中自歎納朱敬則周矩之言漸寬刑網迨武氏年益高信平章事狄仁傑稱國老不名仁傑乃從容言姑姪與子母孰親復對雙陸鸚鵡之夢武氏感悟召廬陵王還夫爲此論者前此在廷諸臣非不知之而亦未嘗不言之也乃炎昭德言之而死仁傑言之身泰而國安非炎與昭德之智弗若也一則言之於其主忮心方張之時一則言之於其主悔心初萌之會故事同而功罪異然我則竊有疑於仁傑矣武氏淫刑以

逞僂唐子孫殆盡爲從來未有之酷仁傑此時卽未當國然位列庶僚曾未聞一言挽救及爲宰相武氏信其賢尊用之夫武氏之信仁傑信其爲唐乎則仁傑立齏粉矣信其爲武乎則何以得此信也且武氏聽姚元崇之言憮然曰前宰相務爲順旨陷我爲淫刑主聞公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於是平反甚衆然則謹默以保無過吾不能不竊議仁傑之後矣徒見武氏末節旋有悔心可以轉移故言之易入非真有回天不可能之力也獨是仁傑知張柬之將帥才薦之武氏可謂爲明然何以

待東之已老而始薦之如知其可以爲將仁傑何不於已爲相時力薦東之爲將則將相交歡如漢平勃何患諸武不滅亡哉且仁傑薦東之僅遷秋官侍郎又以姚元之薦謂東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可相也於是武氏命東之同平章事東之密謀正宮闈以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忠勁可動與定計引楊元琰爲右羽林將軍用敬暉桓彥範李湛皆列羽林而以武攸緒參之令諸武不之疑事乃克濟然則仁傑爲相時獨不可薦引東之處以李多祚之地乎反周爲唐者成於姚元之之薦東之爲相也非專出仁傑也乃仁傑獨居其功而有其名彼炎與昭德之徒身死而名弗彰我故譬之治水救焚先後之難易如此彼爲其難者之可傷而值其易者之爲可幸也

李泌論

有唐三百年稱宰相之賢者必首曰房杜次則曰姚宋考其行事房杜乃智謀功名之臣姚則才能之臣宋則骨鯁直節之臣而均不可謂為社稷之大臣也社稷之大臣在唐其惟李泌乎何言之房杜自太宗起兵卽參帷幄及定天下同時匡贊輔佐治平詎曰非賢然當是時太宗以仁明之主虛已於上有君如此勢處其順為相者易於為功然攷二人生平載在史冊者亦無班班卓見之蹟而有所可議者立齡子遺愛尚主而驕立齡歿而家

遂覆如晦子荷尚主坐太子承乾爲逆誅二相之子俱不肖以逆誅吾不能爲二相解也或曰堯舜之子朱均俱不肖此天也雖聖人無如之何何尤乎房杜然朱均之不肖堯舜能知之故不以天下與子而與賢使朱均無害於天下天下亦不病朱均此堯舜之知人近自其子以及天下爲善全其用也夫宰相者爲天子進賢退不肖知人之哲爲先務房杜近不能知其子之後將爲逆又焉能知天下之賢不肖而進退之乎誠知其子不肖則必豫告之誠之而極其教之之方教之而不悛則當

力辭尚主豫爲免禍之計可也又不然以子之不肖明白太宗後雖事發而見老臣謀國忘家先事之明賢主或當十世宥之庶不至覆其家也史稱玄齡居相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主權寵隆極而不知其子之禍已伏於此二相徒以際遇之幸號稱賢相而於教家善後之道無聞焉姚崇相開元之初主稱賢明崇以十事要之其見才之處似勝房杜然亦乘時邁會易於爲力宋璟在武氏朝以直節著亦未嘗有幹旋匡復之能後相玄宗與崇俱以才幹稱者若夫當宁無賢明之主比肩皆

媚疾之臣內則宦官豔妻之煽處外則強藩巨盜
 之陸梁子身孤立於朝以道事君而以春秋之經
 權善其用使事必有濟而後已其惟李泌為唐社
 稷之臣乎夫肅宗之庸闇猜鄙宦官李輔國女謁
 張良娣交構其間肅宗上不知有父下不知有子
 泌以一人調劑其間危言婉辭開導昏主羣小側
 目泌如行叢棘中動多羈掣卒悟其君而伸其志
 可謂難矣至德宗時君益闇而猜臣盧杞張延賞
 益奸而佞泌內則周全吾君之子而儲貳安如止立舒王事
 外則調度將帥而方鎮定如安江淮節度使韓滉而貢獻至斥陝虢兵馬使奚抱暉陝虢遂定

其匡救在大倫之防其決機在千里之外論事則
 無一言之或失辨奸則無一人之可欺蓋智如子
 房忠愛如孔明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可以興起此
 固蹈道履仁之儒無媿於古大臣者斯真宰相矣
 真社稷臣矣史乃訾其托於赤松黃石之倫談神
 仙事為卮誕無論其未必然即有之亦何害夫儒
 者之疾夫釋老二氏者以其遺君親違時務也觀
 泌之崎嶇納忠於人主父子骨肉之間動中倫會
 使神仙如此吾亦將引而進之於夫子之門夫亦
 何病於泌乎由是言之房杜姚宋雖賢若能格君

心之非昭昭乎若日月之經天者斷歸之必無媿也必同時相業惟陸贄亦然然則唐之賢相當以李陸為首稱歟

王安石論

王安石相宋神宗進富強之策廢祖宗之成畫創行新法引用章惇呂惠卿之徒趨利如鶩牢固而不可解天下騷然而宋遂亡於金論者謂安石非奸相蔡京王黼之比但以學術頗僻剛愎自用為惇惠卿等之所誤遂至於此觀其罷政之後家居蕭然旋亦自悔亦可白其心之非好為是也葉子曰不然是烏足以知安石哉若如所言安石乃愚耳非奸也吾觀安石所著書非不學無術者其論時有合於古先聖賢之道初無頗僻之甚也即如

其議茶法一篇其言曰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又曰昔桑弘羊與權酷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

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則可乎又曰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之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觀安石此議竟如他日出自司馬君實者無一語不中安石之病乃出於安石未秉政以前之口筆其故何哉然則安石之學術未嘗不正老泉蘇氏斥其不近人情亦非定論也迨安石秉政創立新法塗毒斯民無一事不與其所議相背蘇氏辨其奸當在近人情處辨之之爲深也夫不近人情則不可以逢世而得所欲惟大奸之人

似近乎人情則人主引而近之久之而人主益信而後徐以肆其奸乃可以惟我之所欲爲以爲名高以爲固位以爲攬權以爲網羅天下鷹犬爪牙之具而外傳之以經術抗之以議論此其禍更有酷於蔡京王黼之徒者矣夫奸人之濁亂國是賊害忠良至於亡國喪家極矣其禍雖甚烈然盡天下之匹夫匹婦容或有一人之未受其毒者惟安石之新法行則普天下之耕而食織而衣者無有一夫之不被其毒者况他人之奸罷去則禍已安石之奸罷去而新法尚在流毒未已直至徽欽亡而新法方止是其毒再世而後已也當其侃侃議於平日豈有不知之者哉然後知其始之爲此議者正所以爲逢君爲媚世及其學術旣行壽張自恣使在廷之讜論無所入若曰予旣以知之矣以此爲飾非拒諫之本也故辨奸者辨不近人情之奸易辨近人情之奸難惟聖人觀人之法於所由所安而觀之察之則奸回無所遁其術矣

論兩漢外戚宦官

兩漢之禍始終於外戚宦官前漢宦官止一恭顯
為禍猶不甚烈惟外戚之禍始於呂氏而終於王
莽蓋嘗論之使惠帝之時孔光馬宮之徒為將相
則呂氏必帝漢必亡哀平之時平勃為三公則莽
必不能篡漢故亂賊之禍每成於佞臣未有朝無
佞臣而亂賊得行其志者也後漢則外戚宦官迭
為消長禍始於外戚而終於宦官外戚如竇憲閻
顯梁冀輩冀尤奸惡亂政弑主無所不為人主非
不疾而思去之乃不與將相大臣謀而與宦官謀

之夫以正去奸奸去而天下安以奸去奸一奸去而衆奸生爲害益烈如竇憲誅則鄭衆封侯閻顯誅則孫程等十九人封侯梁冀誅則唐衡等封侯尤濫此數宦官之奸惡更有甚於冀等而人主用之以去奸譬之人生癰疽良醫必先補其元氣而以良藥去其毒則疾可瘳乃有進以毒攻毒之說用烏喙等物投之毒雖驟解而其人亦已亡矣外戚之爲害去而宦官之爲害來久之人主不能制於是外戚起而謀去之如竇武何進是也夫宦官謀外戚倚人主以爲重外戚謀宦官倚太后以爲

重於事勢宜無不可者惜也武與進皆非其人也夫武爲大將軍掌禁兵陳蕃爲三公此平勃之任何事不可爲乃日夜謀之遷延則變生不密則機泄一舉事而駢首就戮所固然矣何進尤不足道兄弟俱典勁兵即盡宦官而誅之豈力不足何至召外兵爲助徒自速其死而事不成迨外兵入而董卓遂亡漢矣蓋外戚誅而宦官興而漢亡非宦官滅而賊臣入而漢鼎遷豈非以奸去奸較之以惡濟惡而更甚乎故吾謂千古定亂之才當以漢之平勃爲首非唐張柬之輩所可及嗚呼平勃死

而外戚宦官亡人家國接迹於後世矣可勝歎哉
漢世司隸校尉一官其職至重其權至尊即貴
戚大臣得其罪狀皆可不奉詔書捕治鞠訊誅
殺如陽球爲司隸即捕王甫父子備具五刑斃
之杖下磔其屍于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曹
節等至不敢出沐此曹操一獄吏治之之言爲
不誣也然則并不必用禁衛之兵而况紛紛召
外兵乎夫陽球小人也奮然爲此舉竊怪李
元禮嘗爲司隸矣乃不能疾捕王甫曹節等而
誅之何也然則黨錮諸賢雍雍於廟堂則有餘
禍歟

而鋤奸去惡則不足處此橫流之世宜其及於

禍歟

論馮衍梁鴻

世之論者咸謂東漢馮衍抱才而廢於時爲不幸
梁鴻際盛時而遯世以爲高尚論者咸太息之吾
以爲是皆不得衍與鴻之實者也吾觀衍立身出
處之大節無一合於義者始進不正必不克有終
若鴻則其時可以出矣而遯世以沒蓋其心有大
不得已於中而非徒爲高尚其志者也何言之按
衍傳衍幼有才王莽時有薦之者衍辭不仕已莽
遣其臣廉丹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衍不臣莽
是矣臣於莽之臣何也時莽督丹戰急衍說丹叛

莽舉事丹不從已復說丹丹又不從與赤眉戰死
夫丹庸下豎子耳行事之已失身是時更始已建
號不勸之疾歸漢而為縱橫之言說以霸業可謂
愚矣且一說不從則宜去何待於再再說不從去
就益可決矣何待丹死而亡命河東其智不愈趨
下乎及更始遣將軍鮑永安集北方行又以說干
永而佐之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討永行行與永
將田邑拒之邑降永行尚連兵以叛久之乃罷兵
幅巾降於河內世祖怒其不時至永以立功贖罪
見用而行獨見黜行之出處本末如此不揆義不

擇主不審時量力苟於進而輕去就既又不安於
命建武末復上疏自陳終不見用卒以交外戚陰
氏獲罪此天下之儉人也且其才亦不逮相如揚
雄遠甚黜而死宜矣世猶以其抱才不用歎息之
不亦過乎至如梁鴻之遯世非其志也當是時賢
主在上時號昌明度鴻亦非許由務光之流何不
可出而仕故為是潛身遠跡耶吾夸攷其事鴻父
讓仕王莽為城門校尉封修遠伯後卒於北地鴻
時尚幼遭亂卷席而葬揆鴻之志豈非以父事莽
位列爵淡為可恥孝子百世不能掩使身復仕宦

挂姓氏於朝端且益彰父醜况父死不成禮卷席以葬人子終身之隱恫也故鴻適吳病且死謂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吾子持喪歸去及卒吳人葬之要離塚傍鴻扶風人也父讓自扶風播遷北地去家數千里而客死席葬不能歸鴻之適吳也亦去家數千里死於吳而不欲歸葬此其志也蓋有大不得已於中仁人孝子所不能一日安而不得不出於遯者也夫豈徒歌五噫以鳴其高者乎然則馮行之乖於大義而見黜於時梁鴻之痛心疾首而不忍用世二人之相去豈特尋尺什百而已哉

論李密

李密於隋末羣盜中其才有過人者而事卒不成以死人頗惜之予以爲無足惜也蓋密之才或可節取而其志卑下實無異羣盜事之不成有固然者當密之致力於東都也其時有勸密捨東都疾取關中者矣又有勸密逕走江都取獨夫者矣密皆不能用以敗此其智有弗若也猶可言也事敗而降唐降唐而復叛此其志則卑矣然吾謂密志之卑猶不在此其志之卑於何見之密與王世充相持其勝勢固常在密忽以宇文化及南來欲往

拒之恐世充掩其後頓乞降於世充密必曰降隋也降隋皇泰主也夫皇泰主何人煬廣之孫也密嘗檄數廣之罪矣一則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毒難盡再則曰繫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夫數其祖之罪彰普天之憤以討之今日者非有大故而忽稽顙屈膝於其孫則此數十萬執戈奉辭之衆無不可唾密之面而折馬箠以捶之者矣試問密於何所施其面目乎若曰化及弑君之賊不得不討故從權降隋以濟事夫化及所弑之君非即密檄中之商辛子嬰哉彼繫之

殪之豈密不共之仇忠義激於中而不能已者哉大凡事幾之得失當揆輕重審去就與密血戰以爭中原者世充非化及也一旦盡喪所圖之功捨腹心之謀而從事於肢節愚者亦不爲也且化及南來所經之途與竇建德近而密遠密當以化及委之建德而徐以承其敝未失策也乃汲汲於化及者徒以隋之美人寶玉重器悉歸化及利迫於中不惜辱身屈節以圖之此羣盜所爲不顧貽笑於天下後世者也究之化及爲建德所滅所有盡歸之與密何有豈不可媿然則密之才小有才耳

其志如此烏足與論成敗者哉

論唐藩鎮

唐藩鎮之亂始於肅代以至唐亡延及於五季爲禍烈矣其初自史朝義敗其黨田承嗣薛嵩李懷仙張忠志各以其地來降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請以降將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兵革因而授之納降措置之失策實始於此夫承嗣等皆安史驍勇之將一旦其主敗亡慮禍及己力竭智困而計出於降者也觀其迎拜僕固懷恩於馬首請行間自効其情亦可見矣其時朝廷當即命威望大臣如郭子儀者或副親王以往疾入其軍稽

其土地甲兵官司租賦畀以在京高爵榮顯之而徵其入朝不則易置其官於他方置行軍元帥府於河朔以大臣總領而控制之如唐初邊陲之制可也即不然散遣其麾下兵使各還鄉里歸農如太宗破竇建德俘獲五萬人即日散遣之亦策之上也且彼數降將既翻然來歸決不先蓄亂謀使朝廷處分捷於呼吸即兵法先人有奪人之心彼豈能立變計為跋扈哉其間雄黠無過承嗣如嵩等則未有不順命者然承嗣年已八十餘豈能獨力為安史之續哉唐初突厥彊盛歲為邊患太宗奮然討而降之以突厥阿史那思摩為右武侯大將軍突利可汗為右衛大將軍其餘君長皆拜將軍中郎將握典禁旅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此太宗納降之故事也以待四裔之君長且然而况內地蕩平之餘燼來歸者乎乃未聞廟謨出一勝算仍使據其地將其兵食其賦而又重之以高爵其快心得志無毫末稍異於為賊時此數人者初亦未必料得此也譬如豺狼虞人得之拘之圈阱則俯首帖尾若仍縱之林藪故性復出可復豢養之使終不跳梁乎必不然矣然

奮然討而降之以突厥阿史那思摩為右武侯大將軍突利可汗為右衛大將軍其餘君長皆拜將軍中郎將握典禁旅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此太宗納降之故事也以待四裔之君長且然而况內地蕩平之餘燼來歸者乎乃未聞廟謨出一勝算仍使據其地將其兵食其賦而又重之以高爵其快心得志無毫末稍異於為賊時此數人者初亦未必料得此也譬如豺狼虞人得之拘之圈阱則俯首帖尾若仍縱之林藪故性復出可復豢養之使終不跳梁乎必不然矣然

承嗣等以甲兵土地來歸即以其所有授之所以
勸來者猶有辭也若梁崇義山南東道一校耳其
帥來瑱死崇義殺其軍府諸將而自立朝廷即授
之以節前此平盧節度王玄志卒裨將李懷玉殺
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帥朝廷即授之史稱節使
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平盧與河朔接壤姑息因循
已屬大謬况山南東道接壤畿輔偏裨倡亂竊據
帥位朝廷不能討因而授之是賞亂自近也內地
藩鎮之叛自崇義始一時處置失宜後遂不可復
救及田悅李惟岳連兵爲叛朱滔猶外爲恭順出

兵討惟岳成德兵馬使王武俊始勸李寶臣歸朝
其後武俊手誅惟岳以歸命欲求節使朝廷不許
止授團練使武俊不悅又詔武俊以趙定二州歸
他鎮以糧三千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益
不悅滔以討惟岳功請涇州不許滔亦不悅於是
田悅乘間說滔武俊同叛朝廷聞之進滔爵通義
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旣而涇州竟爲武俊
所據朝廷不能問也夫爲人臣而叛逆要求則與
之爵賞惟恐後及其討叛有功請命於朝則愛惜
名器鄭重土田若必不可假借者夫與奪朝廷之

大法也當與而用奪奪必激其怒當奪而用與與必驕其心亂之階也鮮不由此始之不慎後必蔓滋古今之禍未有如唐藩鎮之久而益甚也其是故歟

已畦集卷之三目錄

說

選家說

字學說

審音說

考徵說

從祀說

郡邑祀典說

列女說

假山說

好石說

好石說

好石說

好石說

好石說

好石說

好石說

好石說

好石說

已哇集卷之三

選家說

吳江葉燮 星期

選家說

古文辭賦之有選也自梁昭明始昭明之選其去取雖或未盡當後人有些言之者然其出乎一己之成見初非有所附會從實而不從名而不以名假實夫自周秦下逮蕭梁操觚之家當以萬計昭明不求諸人而求諸文因文以見人而人可屈指數文亦可屈指數後世亦未嘗譏其不備也自後唐宋人亦皆有選率就文言文未嘗於文之外別有

所驚也竊怪近今之選家則不然名爲文選而實則人選文選一律也人選則不一律也或以趨附或以希求或以應酬交際其選以人衡何暇以文衡乎不以文衡於是文章多弃人天下多弃文矣選家欲合人文而爲一實岐人文而爲千百矣然則何以正之正之以文之一而人之不一者自一然後實乃不假乎名至於選古人之文則又異是古來固有傳人而無傳文者人不待文以重則以文爲斷不必援人以入其文古來固有文傳而人附以傳者文自足傳也又有傳文而文實不足傳

者文不可假也二者亦一以文爲斷如是則文歸於一而人從之而名乃不掩乎實夫正之以文之一而一以文爲斷矣然尚有二失一在趨時尚習中本無所有拾他人之齒牙爲我之筆舌自以爲得風氣可哂也一在騁博覽習亦無成見是非去取茫然於中專事蒐羅仄奧以取備示異究之所蒐羅者味同嚼蠟人與文且兩失之是不可以已乎吾嘗謂夫子刪詩止三百國風止十五此就魯國故府之所有者刪之所無者不外求也周初千八百國其後見於春秋經傳者猶一百二十四國

若刪詩而求其風之備則必徧訪諸邦而後可夫
子不然故邶鄘不見於春秋卽衛也不妨列爲三
有大小雅而仍錄王風不厭重也陳蔡比肩也風
有陳無蔡祀宋二王後也宋存頌而杞并無風曹
滕皆文之昭也有曹風無滕風虞虢周親也皆無
風夫子以寓諸目者刪之否者闕之其寓諸目而
不可入刪者逸之非有所詳略也總歸於當而已
矣若今人爲之選家必譏其固陋弇鄙充其意必
盡千八百國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國盡列於
風蒐其單辭片句以爲秘本於發凡起例中鳴其
苦心矜其博覽而不知已見哂於識者矣吾願選
古之家自不能效法聖人其亦不失梁昭明之意
斯亦可矣

字學說

字之爲學所從來遠屢變而至於今通行者惟隸
雖欲舍隸而復乎古初之篆勢必有所不能旣以
便於習而行矣乃世人每於隸書之中有古與俗
之別一點一畫紛然釐別若者爲古若者爲俗以
炫其博則竊未解也夫其所謂古者蒼頡之所作
耶史籀之所作耶孔子壁中經之古文耶此數者
雖相傳有據然亦有漢人附會而成者安保其無
有錯繆今好古之家僅以爲技藝一端鐫刻臨摹
之用不以通行也若通行適用而可以達辭惟隸

而已夫隸何昉乎暴秦滅弃先王之法興役戍務獄訟古文不暇給獄吏程邈初作隸書以趨約易謂便於施之徒隸故名隸耳原非有深意也其名與實豈同古昔聖人作書之意乎然而後世雖有王者興不能不用之者亦孔子不從麻冕而從純之意蓋各有因時取義爾今之俗儒不察於隸書之中辨正其一點一畫如是則從古如是則從俗其說甚嚴夫使蒼頡史籀孔子遺經之古文尊之為古辨其點畫以正之可也今俗儒之所謂古者程邈而已矣邈何如人哉所事者暴秦之始皇所

職者典獄之酷吏所比肩而同朝者則亂臣李斯逆閹趙高輩也其時不獨邈作隸也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又有胡毋敬亦作博學篇特隸適於用故用之相沿久而有點畫之不同則亦聽其相沿可也何必定以從今者為俗從邈者為古遵之同於古昔聖人哉惟古昔聖人其作書也如義文之畫卦其一點一畫有深意至理奇者之不可以偶偶者之不可以奇斷不使有釐毫之錯循之則是戾之則悖非邈可比也且自邈廢先王之書而為使用之隸遂使後世之愚不肖無不藉筆

舌以囂然自鳴於世高者著書立異以亂先王之
道下者舞文叛教陷人媚人淫辭邪說甚至亡國
喪家由於筆墨者不少使如古篆之艱重繁苦則
非萬不可已者必欲爲焉而輒罷其風亦可少息
矣夫文以載道隸書之載道者固多而藉以載叛
道者亦不少尚何諄諄於其古與俗之必正耶原
其故始於俗儒之不能文自惟無所見長而藉字
學考訂之精嚴以文其陋而矜其博學不知其欲
去俗而實卽於俗也久矣夫隸書中古俗不同什
有二三然所謂俗者上下通行便之已久必欲矯
而不敢稍違於暴秦之獄吏吾不知其何所見也
若平心而論則大篆爲古而隸爲俗何得於俗之
中又分古分俗哉且因革損益雖三代之忠質文
法度典章隨時異同字學一道何獨不可變通其
間豈如圖書卦畫之不可稍易亦自見其泥於一
偏而爲識者所嗤矣

審音說

天地有剛柔之性人稟之有五方之不齊故五方
之人其性情氣質聲音相貌舉止動作各以其方
別而聲音尤甚有千里而異者有百里而即異者
固不能正其孰是孰非孰得孰失也昔者聖人制
爲樂律其取聲也果何所憑乎蓋天地有自然之
中聲寓於黃鐘之管而黃鐘實該萬事之本然古
之聖人以黃鐘協律而不能協五方鄉土之音然
則五方之人聲果有一定而可憑以爲準哉乃後
世之依聲叶韻鑿然以爲一定不可易者何所本

也詩三百篇其間勞人思婦塗歌里謠之作彼亦何嘗學問何嘗考究不過寫其自然之鳴聖人以其性情之合乎正故採之而爲風高下其節以被之管絃彼作者初亦不知其然也後人以聲韻叶之必曰某字叶某字而以三百篇爲證則亦後人之臆說而已矣卽如屈原離騷等作每隔句作正音誦之皆不叶因其韻而改叶之而後可成誦後世遂以爲必此字而後可協此韻非是則失之夫原楚人也其仁義忠信自非大賢以下所可及而其語言聲音則孟子所謂南蠻馱舌也音之馱舌

固無害乎心之仁義忠信然必并其聲音一一取則而爲定衡此皆耳食之徒也沈約詩韻吳興土音也自唐以後詩家奉爲金科玉律不敢毫末出入其間明太祖以時王之制改爲正韻頒行天下而有明詩人未嘗遵而用之而宗沈約如故則以相沿之久錮習使然卽知沈韻之非然欲正其非者又難乎其爲是也蓋沈約之韻爲方音而正之者豈另有不易之音乎亦方音也十五國之詩皆方音也况其餘乎則亦不必辨而已矣相習而因之卽相因而用之必曰此是彼非此據彼徵皆夢

也若又辨其徵據之是非夢中說夢也莊生所言
天籟人籟一而已矣天籟萬有不齊不得逐一而
名之曰某籟是某籟非強天籟以加之音也聲韻
人籟也獨不然乎若曰必如是焉而後可援引徵
據紛然雜出此亦塾師之博學而已矣若樂律之
道則不然彼必協乎音而後能合乎調依乎聲而
後能吐乎音故於平仄中分陰陽陰陽中分清濁
同一陽音而轉聲不叶則不成調則審陽中之陰
陰中之陽而後宛轉如意入耳不繁此吳中專家
老伶能知之若今之詩詞不可歌也不戾於平仄
足矣又何必藉學究之援引徵據以為博哉

只矣又言此書學道之難久矣

考徵說

天地之浩邈日月星辰之遼遠疑其事之絕難憑者然天官家以一定之數測之而無毫末之或爽四時之榮枯百物之生謝疑其事之難豫知者然觀物者以自然之理推之遂如操券之必信若夫天下古今人事之有無常變彼此先後萬有不齊或時異地異人異無數之可推無理之可斷而又非身之所歷惟任之耳目之聞見聞者聞於人見者見於載記然耳聞則人言有可憑有不可憑目覽則載記有同有不同二者俱有言人人殊之患

所以古來作史者與箋註之家紛然聚訟而不知所止殊可惑也夫春秋爲孔子手筆三傳又皆同時門弟子所作親承耳提面命之教可以彼此參稽攷辯乃三傳異同不可枚舉一尹氏也公穀以爲卿士左氏以爲婦人將以誰爲信耶然古今來亦付之不論不議而已若必欲求其信則三傳之外更有何書可質其疑信耶且國語亦左氏作也與傳異同尤甚則孰是而孰非耶當孔子之時而諸賢不折衷以取信又何論其他也至如史記與左國有異同班與馬又有異同千古不能正其是

非也司馬溫公輯通鑑其傳記之各異者折衷而定其歸詳註於其文之下然間有裨官迂怪之談亦纂以入則所折衷取信者此是彼非亦未盡足據也且夫事在載記者不足信則更詳考之詳考之目能親睹之耶不能親睹仍考之他家之載記則各主一說者不相下豈有數可質理可憑耶然則如何而定其歸歐陽子有言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衆人而從君子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使其時無聖人并無君子則若何則亦信其羣然共言之而共

知之者所謂吾從衆而已如尹氏者公穀所聞者
卿士則卿士之左氏所聞者婦人則婦人之亦各
用其聞見以自是而已且其事無關於勸懲其說
無與乎義理若必多其考索以求其是非此近於
羣居言不及義行小慧矣故古之君子以爲不必
論也尤不足道者近時箋註訓詁之家每於地之
道里年之日月先後毫末之差反復辨論引證羣
書衆說繁多無所取裁而強加之臆斷此非於無
用之地而庸其心也哉抑有論者千古作史紀事
之書始於春秋春秋因魯史以成文魯史所存者
孔子則筆削之此外他國不以赴者則不書不求
備也卒葬以赴之月日書不必考實求詳其卒葬
之月日聖人以爲事之可爲勸戒而關於人心世
道者則詳而著之爲經非矜博非沽名但是非彰
而經術正傳史卽所以傳道矣豈後世沾沾等於
雕蟲之末技而炫其長者比哉

從祀說

聖人之道內之為身心性命之微外之為天下國家之大故內聖必出為外王外王必本諸內聖無二道也益之贊堯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夫聖神文武用各不同是皆所為聖人之道而學者之所當盡心者也乃後之儒者每以能言性命者為理學之真傳謂之儒者至於立功立德之人勳蓋天壤業被生民於聖人外王之道無毫末之媿徒以其未嘗言性命談身心悉推其人置之功名事業之途甚且躋之於謀臣武將之伍而揮之聖門之

外噫亦可異也吾嘗論孟子歷序道統於文王之見知不曰周公旦召公奭而曰太公望散宜生蓋以周召之得與於道統自不待言如太公望者恐天下後世必推之於武將謀臣之列斷不入於道統故特以之爲文王見知之首此闡幽之論也宋儒謂自孟子沒而道統絕一千四百年而濂溪周子起而紹其緒吾竊不敢以爲盡然也昔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然則一千四百年道統之絕者特隱居獨善者絕耳卽有其人而後世不傳人

不傳而事與言俱不傳故可言絕至於行義兼善則一千四百年之間如太公望其人者未嘗絕也何幸生三代之時太公望得爲文王之見知生於三代之後賢如太公望者俱擯之於道統之外則儒者論道之過也夫後世之賢可爲太公望之徒者吾於漢得兩人焉曰張良曰諸葛亮於唐得一人焉曰郭子儀於宋得兩人焉曰宗澤曰岳飛於明得一人焉曰徐達此數人者觀其議論與行事未嘗不立人紀綱常之極而無纖毫遺憾至其功業貫天壤德澤被當時及後世若在唐虞三代必

在五臣三仁十亂之列徒以其未嘗高談性命辨
究身心爲內聖之學則舉而擯之道外殊不知高
談性命辨究身心者亦何從驗其回天夾日勘亂
救民而爲外王之功哉何遽以內聖者爲道外王
者非道乃文者爲道乃武者非道乎吾故於漢唐
宋^明六賢斷斷無媿於道統而以從祀於先師之
廟可無疑也

郡邑祀典說

祀典之設古稱凡能捍災禦患興賢起教澤在斯
土而利在斯民者則祀之崇德報功於是乎在蓋
嘗論之天下萬世之功莫大於教天下萬世之德
莫大於養惟先師孔子其垂教之功在天下萬世
者也惟勾芒社稷之神其養人之德在天下萬世
者也故自天子之都以至窮陬僻澁之郡邑莫不
有先師之廟與社稷之壇一以崇德一以報功惟
功與德之在天下者則天下祀之推而功德之在
一國與在一鄉者則一國一鄉祀之各從其地與

其類焉故先賢先儒之祀從孔子山川風雲雷雨
城隍之神從社稷乃知王者制爲鬼神之神亦猶
官天下之後又使各從其序而定其常以稱其才
德毋越而僭毋闕而遺也其生於此鄉而賢者沒
不可泯也則宜祀謂之鄉賢其官於此鄉而賢者
去不可泯也則宜祀謂之名宦二者各從其類分
祀於先師之宮使一方之賢者知所法不肖者知
所慕盡之矣故學宮之外無一神鬼之可歆與祠
廟之可建也迨其後也名宦鄉賢二者不惟其賢
而惟其力不稽其實而循其名直道之斯民旣無

是非之權而當路亦隨其可否之俗而以爲酬應
之具假使仲弓爲顯宦犁牛亦列蒸嘗相裔爲負
薪孫叔難邀俎豆且屠伯亦可薦馨香宓子終不
得與時禴矣名宦鄉賢隨俗上下浸假而變爲專
祠矣又浸假而非地非類非人私祠而冒公矣於
是五都之市名勝之區飛甍崇宇画棟彫榱櫛比
而鱗次焉無一非祝長生頌福德者赫赫具瞻袞
衣赤舄比比是也且夫鄉之賢而得祀也大都出
於人子之愛其親而爲之者也夫愛其親誰曰不
然然愛其親者莫過於大舜舜之孝莫大乎尊親

未聞莫大乎賢其親也舜為天子瞽瞍為天子之父則以天子尊之未聞為聖人之父即以聖人賢之者也使當時臣民以聖神文武之號頌舜而即以聖神文武之號頌瞽瞍有是理乎夫士大夫得官於朝朝廷既以其子之故贈其父若祖之官如其官喪祭得如其子之官之尊卑大小以從事人子尊親如是是亦足矣亦何必多求於此外哉故尊可以有所藉而為之矣賢不能有所藉而加之者也今日者一鄉之貴人多則其鄉之賢人亦多宦之有後者則宦得以名著宦之無後者宦不得

以名著而所為祀典不亦惑乎有聖人者作要使天下曉然知崇教與養之意則所以寓勸懲與觀感皆出於崇德報功之所為於以訓世而善俗則時禴蒸嘗酒醴玉帛無一非彬彬三代之禮樂矣

列女說

吳江縣志

按古所傳劉向列女傳大約敘宮閨之間淑恭令德可儀而可法者為多其或以節見或以烈稱者亦間有及焉然則婦人之德固不必專以節以烈而後著者也乃後世婦人表見於世往往以節烈稱者居十之九是何也蓋閨門之內內言不出而况其行事乎故即有懿美淑德安能一一表暴於世及其不幸而喪所天蒙大難而後以節以烈顯此夫人之不幸而非先王所欲以教世者也昔者成周之化本於二南故上自君公以及大夫士莫

不有以教其家故內則之儀纖悉必備是以國無不齊之家家無不令之女無不令之婦自世教衰士大夫之內政不修如曾鞏所云率以家自累而冒鮮克由禮之譏乃有出乎閭巷單貧之家孤陋無聞之子非有學問以磨礪之非有師保以詔告之及不幸而處乎天道人事之厄窮反能毅然凜然以節烈見爲之而不疑持之而可久此其天性之植立不待勉強而能一女子耳殆無媿乎遯世无悶殺身成仁之君子也嗚呼可謂難矣故今於列女之志稽之往牒採之當今較他類爲獨詳且

備或謂凡女子以節著者必經題請旌表然後奉時王之制而登之簡冊所以徵信也今一槩以未經旌表者入志無乃類於無徵弗信乎曰言誠是也然今世之以貞節題旌者始必呈之學校以學校之公評上之有司遞上之督撫以聞於朝而下於部部議覆而後奉旨以行其難其慎理法固然然其間上下往覆遷延歲月拮据奔走艱難之狀百千焉故薦紳士大夫及有力者得之頗易若窮檐蔀屋之下鶉衣不蔽朝餉不給卽苦節奇貞且不能邀比閭之一言以自達安能得之於學校而

有司而督撫以達於朝廷乎勢必不能徒有茹茶
飲檠以沒世尚不得簡端片語以垂後其飲泣於
九原當何如耶故茲於未經題請者細攷輿論博
徵見聞果於事例允合者俱得以善善之義比例
以入而次於已奉旌表者之後庶幾備文獻之徵
俟後之君子得由此以一一表章之是作者之志
也夫

假山說

余家橫山之陽面九龍諸山去山趾僅里許山多
石石磊磊然異於世所稱太湖石者蓋質中有文
蘚蝕斑駁可喜也余於暇日命山中人昇至家中
石大小高下不等於草堂後獨立蒼茫室前蓋十
餘年積壘之而爲山趾可畝有半高逾三尋大峰
五六小峰三倍之有徑有坡有臺有巖有壑有磐
俯有溪余旦莫晞髮濯足其間足樂也有客過而
誚余曰甚矣先生之爲此山徒任其意而爲無師
之智不能無譏於大匠也今夫壘石爲山者必有

其道矣其稱能手之最者曰某某次者曰某某其
爲山也必曰若者做倪雲林若者做黃子久若者
做黃鶴山樵若者做梅花道人然後爲有原本爲
有法則非是則失之矣今先生之爲此山也率其
曾臆於古人無所做於今人無所師無乃爲方家
所笑乎余笑而應之曰嘻甚矣子言之不察也今
夫山者天地之山也天地之爲是山也天地之前
吾不知其何所做自有天地卽有此山爲天地自
然之真山而已乃画家欲圖之而爲画竊天地之
貌而形之於筆斯亦妄矣然亦各能肖天地之山

之一體蓋自有画而後之人遂忘其有天地之山
止知有画家之山爲倪爲王爲黃爲吳門戶各立
流派紛然夫画旣已假而肖乎真美之者必曰逼
真逼真者正所以爲假也乃今之壘石爲山者不
求之天地之真而求之画家之假固已惑矣而又
不能自然以脗合乎画之假也於是斧之鑿之膠
之斲之巧之墁之極其人力而止蓋其人目不見
天地曾不知文章不過守其成法如梓匠輪輿一
工人之技而已矣而可以爲師法乎且吾之爲山
也非能學天地之山也學夫天地之山之自然之

理也自然之理不論工拙隨在而有不斧不鑿不膠不斲不巧不墁如是而起如是而止皆有不得不然者卽或不工亦如天地之不能盡大地之山皆爲名山其不名者非天地之咎則余爲山之不工亦非余之咎也然則画者以筆假天地之山壘石者以斧鑿膠斲巧墁假画中之山彼一假而失其真此再假而并失其假矣不益惑乎今有人於此欲行仁義當師法堯舜性之之仁義昔者宋襄公嘗行仁義矣今欲行仁義舍堯舜不師而師宋襄之假可乎又如周昉之画美人画美人者必倣

昉爲極則固也使有一西子在前而學画美人者舍在前聲音笑貌之西子不做而必倣昉紙上之美人不又惑之甚者乎彼壘石者何以異於是然則今之稱爲壘石能手而能摹画中之若倪若黃者且未必肖尚不得爲假画中之山又焉能假天地之山乎此則予之所竊笑而不敢師之者也客乃逡巡而起曰鄙人囿於象之內而先生遊於象之外者也乃曉然知所益矣予乃書其說以予之

好石說

或謂已畦居士曰居士居山以來十有六年矣居士於世一切榮名厚利之場既澹然久置之矣至於嗜欲起居耳目之適居士鶉衣藜羹門以內陋樸荒涼如老僧之在退院矣又法書名畫以及彝鼎瓷琢之具爲世所尚居士則蕭然斗室槁竹几牀絕無一物一器可把玩者矣之數者世之所好羣然赴之居士漠不關心百無一有而獨孳孳焉好童山之頑石取而置之於庭日積月累可謂富矣猶未厭也時時減已藿食雇力致之若貪夫然

居士顧有癖於此耶抑石之實有可好出於舉世所好之上耶竊惑焉敢請其故居士曰嘻子知世之所好而不知予之所不好知予之所好而不知予之好其所不好今夫舉世所好者榮名厚利與耳目口鼻身體嗜慾種種是也夫獨非人情豈於是而有矯哉然予亦惟能審之異乎不能審之者而已予之澹然於榮名厚利之場者知命也澹然於五官嗜慾之適者知時也澹然於今古玩好居處服御者知力也惟命與時與力皆有天焉非人所得而與也達者審而聽之天愚者不能審而爭

之人爭之而得則日得而猶以爲未足更益冀其有得營營焉逐逐焉日在得而望益得之中即至氣盡而奄然之時心猶戀而不已更益圖後計焉其好之而得之之患有如是若爭之而不得則日在不得之中而時爲得之之想於是行險僥倖於是感憤牢騷常作一得焉雖死猶生之念一息尚存所以焦勞其形體搜剔其心慮綿綿焉與我身相終始其好之而不得之患有如是嗚呼此何爲者耶然則世之可慕可羨可愛可樂之事之物得不得二者交戰於中無有休息而兩受其大患則

世之極無可慕可羨可愛可樂之事之物其得與不得可兩無患者其惟此塊然之石乎夫石有米顛之所拜坡老之所珍如北固研山壺中九華者亦世所共好也又不在是惟塊然之頑石斯真慕羨愛樂之所絕矣而予則盡棄世所共好獨好此必無可好之理之頑石者非以此石之可好正惟此石之無可好而無患也故爲是篤好之者也夫世見名利嗜慾之好上聲與我之好相投膠固而不可解合之則喜離之則悲天下事物決無有常合而不離者則常見所好在彼所惡在此將若之何

而使身心有一日安耶而予之於頑石也無介紹之合無膠漆之投諺有云生不齋一文來死不齋一文去其予與此石之謂乎予與石交相忘於存亡去來之間不亦脫然大快矣哉故予之好命與時與力皆不得而操其權而能遊乎命與時與力之外者也命與時與力之外其爲境也常其所處也廣古之至人物物而不爲物所物吾將偕此石以翱翔乎寥廓之域宵邈之鄉以視一切之紛紛紜紜俄頃萬變咫尺天壤好惡得失之相乘汨汨終身之憂患可不審哉可不懼哉

為身之憂患可不審哉可不審哉

滋然知則萬變出久天與我無涉矣之味乘成既

必深解平寥瀛之舞前既一以之為一四一之為

少者言之正人其德而不深計其德其德其德

之德之也會與神與人之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而德之也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一女子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之合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而斯良之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巳畦集卷之四目錄

辨

江南星野辨

太湖受水辨

五湖辨

一郡當古揚州之稱又以一星分屬錯出揚州之一邑其間言辰次者統而不分言星次者該而不晰言躔度者錯而無準竊怪乎其言人人殊也今先敘其統舉揚州者言之周禮保章氏註斗牛女揚州吳澄曰星紀揚州之星土星紀者辰次在丑其星斗牛女也史記牽女婺女揚州而斗稱江湖是說稍異也正義云南斗牽牛爲揚州漢志牽牛婺女揚州斗南三度後漢書玉衡者斗九星也第六星主揚州蔡邕云揚州起斗六度晉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野

屬揚州元志星紀之次揚州之分凡此皆統舉夫古之揚州而言其次者也其統言夫吳越者爾雅及史記正義云南斗牽牛吳越分野後漢郡國志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爲星紀之次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晉志斗牽牛須女爲吳越揚州蔡邕分星次起斗六度至須女二度爲星紀爲吳越分星費直謂斗十度至須女五度爲星紀皇甫謐謂星紀自斗十一度至女七度爲吳越分隋志與謐言合京房張衡則云吳越會稽揚州入牛一度魏陳卓云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

紀吳越分野屬揚州宋天文志天市東南第六星曰吳越又云吳越當斗須女之分元志自斗四度入吳越分星紀之次凡此者言度數不同而言星紀言斗牛女則同然皆統舉夫吳越而終歸於揚州以言之者也其專指吳而言者爾雅星紀斗牽牛吳分野漢志吳地斗分野淮南天文志須女爲吳石氏星經云星斗七其杓上衡下爲權主吳分野劉向云吳地斗分野越地牛女分野唐志南斗在雲漢下流當淮海間爲吳分凡此則皆專指吳而言或言斗爲吳或言須女爲吳劉向則別指牛

女爲越分而不混吳於越者也然則言揚州言吳越言吳俱槩舉之而未嘗晰其界攷之史志間有言某地某郡而可以古準今者如漢書志吳地斗分野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皆吳地準諸今除會稽之半及九江豫章非江南地餘皆今日江南也後漢天文志註引星經云玉衡第六星主揚州嘗以五巳日候之辛巳主丹陽晉志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陳卓並言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廬江入斗六度丹陽入斗十六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

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亦皆今江南地也唐志揚楚滁和廬壽舒爲星紀分則於今江南境未全也唐一行次分野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丑初起斗九度終女四度自廬江九江盡淮南廣陵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郡自會稽以至百粵皆星紀分南斗皆在雲漢之流淮海之間爲吳分是言星紀所該者廣而斗專主於吳也宋史淮西路徐揚之域而揚爲多當南斗須女之分又云南斗六星南星魁星也石申云魁一主吳二會稽三丹陽四豫章五廬江六九江凡此皆言星紀之分於揚於吳越

於吳而各指當時列郡以表之及於今之兩浙江西界者也今考江南各志爲府十四爲州四其西南則不盡古揚州與古吳越於北則錯出揚州而入古徐豫之境其在星紀斗牛女之分爲古揚州地者爲府十有二江寧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州安慶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爲州三滁和廣德其跨古徐豫揚之境而錯分斗牛女房心奎婁之星兼居星紀大火降婁之次者爲府二淮安鳳陽其間屬斗者爲府之州一曰鳳陽之壽州爲縣九曰淮安之山陽清河安東鳳陽之鳳陽臨淮定遠

霍丘盱眙天長屬女者爲府之州一淮安之海州
爲縣二淮安之沐陽贛榆屬牛女之間者爲縣一
淮安之鹽城屬房心者爲州一徐州爲府之州二
鳳陽之潁州亳州爲縣四淮安之桃源睢寧鳳陽
之潁上太和屬奎婁者爲府之州三淮安之邳州
鳳陽之泗州宿州爲縣六曰淮安之宿遷鳳陽之
懷遠五河虹縣蒙城靈璧大約淮鳳兩府各州縣
分屬之星野歷代史志竝無畫疆可據之文後代
各因其地之界而爲之分次其界於吳者卽屬以
吳之星其北界於豫之宋徐之魯者卽屬以宋與

魯之星蓋奎婁爲魯分野房心爲宋分野其分疆
之錯出卽其分星之錯出也至於府十二之屬星
紀者大槩屬斗度者多然歷代天官家論度者頗
參錯不同若曰必以某度屬某府無論古來論度
之起與至之數各家紛紛無定卽定矣又安能以
府州縣之境尺寸而畫之與垂象者脗合不爽毫
釐乎故唐一行有兩戒山河之論其法用春秋十
二國以定分野而不必係之方隅諸家頗推其說
元郭守敬於天文律歷之學極精詳於分野獨畧
而不言但推太陽黃道十二次入宮宿度係之十

二國分亦一行之說也守敬極推隋唐之言天者
 且云後有作者無以尚之然則星野之分雖智若
 守敬亦不能舍是而立說然一行之論又似泛濫
 而不可稽惟明劉文成基清類天文於郡邑分度
 為極詳亦不知何所本而一一不爽若是歟

太湖受水辨

莫旦吳江志引郡志曰太湖三萬六千頃西北有
 荆溪宣歙蕪湖溧陽溧水數郡縣之水西南有天
 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之水俱聚瀦於湖而由吳
 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以入海沈啟曰太湖之
 源由天目分而為二一入固城湖合金陵常潤之
 水為百瀆荆溪一從獨山至荻浦納宣歙臨安之
 水合茗雲梅溪俱入太湖唐宋以來吳中多水患
 由不為之分殺也自築五堰以節金陵宣歙之水
 盡由分水銀林二堰趨蕪湖以入大江是殺太湖

承受之半矣王文恪鑿曰吳郡西南有巨浸東南諸水所歸其大者有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天目宣歙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竊謂以上三家之說互有異同同未必盡是異亦有各非也一則莫氏云西北有荆溪宣歙等水卽沈氏云天目之源一合金陵常潤之水爲百瀆荆溪也莫氏於西北之水言宣歙而沈氏不言也莫氏之言宣是也言歙非也

沈氏不言歙是也并不言宣非也此言北流之異同各有是非也莫氏云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杭州湖州之水卽沈氏云一從獨山合宣歙臨安之水也莫氏於西南之水言杭湖不言宣歙是也言分水富陽是而非也沈氏於西南之水言宣非也言歙益非也此言南流之異同莫近是而沈全非也何也蓋吳中西北之水其自寧國者與大江稍遠與溧陽諸邑稍近故宣之水與建康諸水異派而會於高淳溧水之間併東南下自五堰築而此水俱從蕪湖以入大江矣自是而宣郡建康之水

不入太湖至若歙之水從未有會建康而東下者固與五堰無涉也故曰莫氏於北流言歙非也沈氏於北流言金陵而不言宣亦非也又吳中西南之水源自天目而分出於杭湖常三州太湖所納者得湖之全杭之半常僅一支而已若杭之分水僻遠富陽瀕錢江縣境大半在江東頗與吳地無涉莫氏何得類舉之沈氏既於西北云築五堰以節金陵宣歙之水於西南則又云納宣歙臨安之水一宣歙也倏與金陵竝提忽與臨安竝貫相去何啻千餘里竟若同條共派者何也果若是當云

宣之水源發於某處歙之水源發於某處一支從某歷某一支從某合某或從上游以南行或從萬山以東注而同會於太湖可也豈得漫無剖晰而臆斷乎故曰莫氏於南流置宣歙是也言分水富陽是而非也沈氏於南流盛言宣歙以下合苕霅更非也而王氏之說庶爲近之其言東南之水歸於太湖最大者有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而下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此則截然於五堰之說也一自天目宣歙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等州縣以入湖其竝言宣歙非

矣然止云宣歙諸山則與專言宣歙者稍異蓋天目與宣歙諸山連峰屬嶺山脉千里不斷其諸山東面之水與湖州鄰者則由安吉等州縣以入湖其諸山東南面之水與杭州鄰者半由臨安餘杭以入湖半由桐廬富陽等縣以入錢江矣錢江之源湖流至歙之屯溪而上千有餘里歙之水安有近舍肘腋之錢江越萬山激行千餘里以入太湖者乎昔宋人邾僑言太湖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一水自杭睦宣歙諸山源合天目等山衆流而下其言諸山源蓋言山之所自始耳若

以爲卽受其全郡之水僑言睦州睦三面枕錢江亦將謂太湖受睦州之水平故謂歙水斷不入太湖者此也且今錢江受全歙并浙金衢嚴之水每至春夏雨潦驟發水或高出瀕江城郭上者風帆在睥睨間過若令太湖全受宣歙并蘇松常鎮杭湖之水僅以吳淞江一線爲宣洩吳淞之廣不及錢江之什一當水潦橫溢時三吳城郭豈特不沉三版已哉由此言之宣水且必待塞於五堰而歙水可使入湖者哉其不然必矣而世不察徒侈其辭概云太湖納建康宣歙諸郡之水何言之無據

歟 明歸太僕有光論吳中水利言太湖自湖州諸
三溪從天目西北宣州諸山溪所奔注而從吳江
經華亭青龍江入海按歸氏論太湖之水僅言
受宣州而不言歙此則可為據者也且言諸山
溪之水而不言宣州之水則并略言宣矣攷湖
至州自四安鎮陸行從廣德州至寧國二百餘里
其間為輪蹄孔道竝無帶水可涉則所云宣州
亦諸山溪之水此亦概言宣州東南境之山實與
浙之天目相連而分界其山之面浙者水入浙
山之面宣者水自歸宣而入大江又可知也余
故為明辨之以曉世之耳食者

五湖辨

太湖名震澤各具區見於禹貢及山經其曰五湖以范蠡乘舟太史公登姑蘇臺望五湖爲證後之人考究所以名五湖之義諸說紛然張勃吳錄云湖周五百里故名虞仲翻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鄔城雲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滬湖東連嘉興韭溪凡五道故名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名近時論者則於湖中分疆而異其名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岸周一

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以上諸說所以晰五之義者不一似俱未有當也夫五湖爲太湖是矣竊以爲今之太湖非古太湖之全也蓋僅得古太湖之二三耳何言之從古東南稱澤國其地窪下如今蘇州之長洲吳江崑山松江之華亭青浦嘉興之秀水嘉善湖州之鄔城周遭計之何止千餘里太湖在其中此數縣封疆皆與湖接趾鄰近境內又各有湖蕩大小不等而所爲田者其贏蝕恆與水相半悉圍田也田以圩名合數縣不下數十萬計圩或四面湖蕩或皆通

港春夏水至全憑圩之圍岸扞之遇潦則水高於田身一二三四尺不等使無圍岸則無所爲田也湖而已矣亦猶楚之洞庭湖春夏水漲則湖廣秋冬水涸則湖隘也由此言之數邑之土田在古時不過隨波上下之浮漲其後漸以人工修而田者也且荆蠻句吳之時卽知稼穡力田豈能創增築修治之功則所在成湖寧僅五而已耶必求其五之義始於何時攷於何據指於何地其說非陋則鑿矣今三吳之農歲取湖底之泥以糞其田歷千百年田宜益高而低窪如故何也則以下田受外

水之衝擊上田為驟雨所崩洩厥土塗泥易於搖蕩是以歲益之而損如故也不然泰山之雷可以穿石積漸使然何獨於田而不增高哉故三吳之田一日無人功朝釋耒而夕為巨浸可必也然則昔日之五湖非即今日黍稷與與之土田歟而必於此求五之說其亦不知世變者耶

已畦集卷之五目錄

記

帶存堂記

松風書屋記

樂志堂記

廉讓堂記

秀野堂記

棟亭記

則學草堂記

聽松堂姓字記

松鶴堂記

Blank columns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松鶴堂記' entry.

已畦集卷之五

吳江葉燮 星期

帶存堂記

余三十年前館於石門鍾氏之居得交曹君叔則
是時曹君年方壯才氣過人乃慨然於身世之故
一旦盡斂其用世有為之具歸之澹泊窅冥窮日
夜力發憤讀書學道蒐羅遺失參攷見聞蓋將用
是以老矣余每造其廬而有質焉一日曹君指其
齋偏隙地謂余曰我將於是構堂名之曰帶存取
孟子不下帶而道存之義夫君子用世則道出而

彌六合不用則以彌六合之道存一身若存乎帶則約之又約以言乎堂則遠矣然道存乎帶而存帶之身實寄斯堂卽以堂爲六合之彌不亦可乎雖然余之爲此堂也未易言矣今者築堂之地具於是堂之主人與主人之道俱具於是而有所不具者材之難庀工之難鳩貧士之志不能與其力爭蓋堂之得於天者無不全而堂之待於人者無一有則以道存之帶堂存之志而已矣余聞其言而志之別去且三十年辛酉冬復過石門訪曹君於其故居見其環堵益蕭然復與縱談古今天下

事曹君髮蒼然白而議論風采猶不少衰蓋曹君之存於道者淡別久而不渝其素也已見其齋旁隙地如故又見有斲者埏者冶者之材積其中余謂之曰此帶存堂之材耶何以至今猶未落成也曹君曰積三十年庀其材而鳩工之難力不可強也余因喟然曰天下事苟不以道而以人力爭之則凡萬鍾宮室妻妾何一不可如其意之所欲得苟以其道而聽之於天則一堂之成其艱如此以三十年庀材使又以三十年鳩工藉使堂成不知余與曹君尚能燕息晤對於斯堂否乎今日未有

堂而實有道道存而堂因之以存則此堂常存於太虛之間而曹君之道固千百世存焉矣夫豈成毀興廢之所得而囿者歟康熙壬戌春王二月橫山葉燮記

松風書屋記

天地之所施無一不與萬物爲適然日月之照雨露之滋皆有形有色而適物以安惟風則無形無色而適物以拂更日月雨露適物而畱風則適物而去而不畱又日月雨露其被物也有時風之被物也無時然則天地之所施於風有獨異也有人焉欲矯其拂而爲安不聽其去而爲畱因其無時而欲使之無間以逢逢然起於南海北海之風而欲有所以繫之且欲收而繫之於一屋於一屋間而繫之於一草一木夫舉一草一木而欲以繫南

海北海之風亦天下之至不倫矣然一草一木而時值夫風焉風之全體未始不於此見風之能事亦未始不於此出於是即一草一木得風之適而無拂得風之不畱而自不見其去而終始與之爲無間焉斯人也斯志也殆有超於物之表者乎我友徐子電發以績學高文爲官翰林一旦弃其官而歸築室於堂之左名之曰松風書屋屋之中有圖書有彝鼎有古人遺蹟有友人倡和篇章電發俱不取以繫之屋而獨取義於屋之庭之物庭方廣不盈丈中有一松高不盈尋之半彼喬松千尺

此曾不得其百一電發取而繫之以萬里之風固已夸矣且并松與風爲一一屋踞而有之不更夸乎而予則深歎其能觀物於博而見道於約也夫天地至遠大何所不備於一屋造物之所生所施無窮盡何所不具於一松與一松之風觀書屋一庭之松風知造物之無涯而天地之能事亦無不於此曠焉而遇之也直可與之爲無間也已若區區比之陶潛之五柳弘景之白雲以託於高曠遺世者之所爲此錮於俗儒之見聞也歟

志不媿於仲長子矣橫山葉燮聞其言而笑之曰
何若人但知有仲長統之志而不知所爲志不知
所爲志安知所爲樂乎夫統蓋儒之托於老而陋
者也彼所爲志在田宅奉養遊戲釣弋以附於高
曠者之所爲不慕帝王而自處乎隱逸斯志也自
君子觀之固已無足樂矣夫志之所該者大孟子
謂尚志而大人之事備大人之事兼行藏合出處
者也當君子之藏而處也身在草野志未嘗一飯
而或忘乎吾君與吾民及出而行乎魏闕巖廊之
上則又憂盛危明常懷難進易退之節志無一日
與山林木石相愬故遇不可知而志無不可知志
有時屈伸而屈伸在我無不可樂也先生始病假
而處繼出官翰林旣又罷歸而處其出處三易而
堂不易堂不易而志與樂豈有易乎豈田宅奉養
遊戲釣弋之云爾乎彼統者本無所爲志徒以其
區區驕其鄉里又焉能知樂吾故曰儒之托於老
而陋者也康熙庚午秋七月橫山葉燮記

廉讓堂記

海鹽曹子希文築室於居之東偏命其堂曰廉讓
為絃歌誦讀之所時偕四方之賢大夫士問學相
切劇詠歌相倡和希文亦既有以感人之深四方
賢大夫士踵至無虛日飲食寢處於是堂於是交
游日以廣德業日以盛蓋予嘗登其堂而歎希文
之不媿乎古之君子也希文謂予曰幸有以記之
予以謂世道人心風俗之弊其根柢之所伏與由
蘖之所萌莫不中於利之一念而肆其毒於貪充
其至大則盜國盜位不極其欲不止細則於簞食

豆羹亦隨時隨處發見大凡臣之欺其君交之賣其友苟利之所在無不爲之鄙夫之無所不至正爲此也故詩之刺榮夸公曰貪人敗類貪在一人類徧天下言所敗之廣不盡其類不止也故凡非其所有而取之皆貪也而取必出乎爭大者爭城爭地小者攘臂於刀錐之末皆爭也故詩人即以秉心無競美君子夫心旣無競何爭之有吾夫子曰君子無爭惟不貪故無競無競故不爭斯之謂君子反是則人心風俗之日趨而下至於敗類言非我同類小人之爲禍至此極矣希文有感乎此以爲拯舉世同類之大病須以對病之藥正之正貪之病則惟廉正爭之病則惟讓遂合廉讓二義名其堂蓋惟廉故能讓惟讓故能廉世未有廉而不讓者未有讓而不廉者希文日與其同類朝斯夕斯自勉以勉人者誠吾黨砥世礪俗之急先務也然則貪必敗其類興廉興讓必成其類於以事君事親友恭交道無不充所類而盡之矣

秀野堂記

昔夫子有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之言以致歎乎凡物之不易有成也蓋天地間植物之美莫過於苗而苗之始見其美者則曰秀以言乎在人具生質之美而發而爲秀由是而推致之凡聖賢豪傑道德文章無不於是展其用而有成則實之謂也夫子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禮樂者以在中之秀措諸天下見諸事物之用者也天下之秀而文者莫過於禮樂而夫子述時人稱先進爲野人而自定其所從何哉吾嘗論之

夫子是言雖因時所稱有感之論然物之以秀見者嘗患其浮而不樸華而不真失樸與真是漓其質而無物矣惟樸則愿惟真則誠先進之禮樂為愿為誠能遂其初而復其古雖文質兼重而坊時之用不妨以質勝而稱為野人夫使有在中之秀而不出於先進之禮樂將驚其聰明飾其觀聽入於輕夸浮誕之習且將失其為秀又安望其秀而為實哉顧子俠君為名家子與其兄迂客俱以少年文筆妙天下人無不知有吳門顧氏昆弟者俠君於所居築堂名之曰秀野誦讀絃歌其中與友

匆飲酒賦詩以切劘其所學登其堂而穆如藹如也夫俠君生質之秀亦既如圭如璧如金如玉矣然俠君以為所不足者固不在此也以其家聲發為文章而騰為名譽俠君固若有所欲然惟恐有餘於春華而不足於秋實則人沾沾焉以秀自得者俠君恐恐焉以秀自懼乃慨然有慕乎先進之典型是之謂質有其文而文返乎質於是聖賢豪傑道德文章皆本從先之一念始之則秀而能進乎野也即夫子之言秀而實也斯道也尤為今日救時砥俗之第一義而俠君之志遠矣而陋者不

察謂其有取乎昔人花竹秀而野詩句之意是徒
得乎此堂一時景物之象而不能得其高遠之所
寄淺之乎見俠君者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棟亭記

故大司空曹公於康熙 年奉

天子命董治上方會服之事開府於江南之江寧
惟昔虞廷職為汝明之官以佐

天子垂裳黼黻之治位近而清尊而暇公在事歷
二十餘年其初至也手植一棟樹於庭久之樹大
可蔭爰作亭於其下因名之曰棟亭公以暇日輒

偃息於斯以寓其先憂後樂之意今司農公荔軒
及弟筠石兩先生公之賢嗣也

天子仍授司農公以公之官而移府治於蘇州乃

繪棟亭以爲圖於先澤三致意焉海內賢大夫士名公卿至傳觀爲盛事咸作詩歌以稱述之燮最後獲觀樂其流風餘韻之必傳也乃作而言曰昔人有言君子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畱意於物夫意之所寓其人之品行事業道德文章皆於是乎在故古之君子有不敢苟焉於此者也夫亭以木名而木維棟不同於榱桷杞梓之爲材然有華有實可藉以爲用又大異乎樗櫟之爲散材其爲物蓋處乎才與不才之間不與物競殆全其天而保其真者也人之才不才相去固不可同日語矣不才

者無論其以才見者古今來成事功者固不乏然或不克成卽成矣而多鮮克終者如漢韓彭如關張如唐李光弼如李德裕如宋南渡一二將相是皆以才見而爲後人所歎息者也若能處乎才不才之間然後爲善用其才而才始大古之人帝王而天下晏如身同於磐石之安爲不可及今公爲天子左右疏附之臣職在服采承御之事其所以迪恭儉謹節文昭軌物正經費凡啓佑孚格於無形無聲之地者公豈欲有所見其才哉而含生託

芑猶廣廈萬間垂蔭無窮有如此木矣登斯亭也
廓焉洞達八方俱矚公於此時所以樂其天而息
其真也寧有既乎司農公曰善此吾先司空之心
也變遂拜手而書之

則學草堂記

古今無無本之學惟昔帝堯生而徇齊其學所由
來不可知危微精一開千古聖學之統聖聖相傳
仲尼之學亦從祖述憲章而得由是言之學之源
流無論遠近要必求其所本非可創為臆說以自
矜其是也周末異端興起各師其心之智人人角
力以獨創為宗前不必有作後不必有述其於聖
人之學若苗莠粟秕皆賊夫學者也書曰學于古
訓乃有獲夫學於心不如學於古學於天下人人
共由之古不如學於家庭之父詔其子兄勉其弟

貽謀世及之古之親切其有獲爲可傳而可守也
侍御梓園先生早歲登甲第官爲翰林爲御史歷
宦二十餘年一旦假歸而卜隱於蘇郡城西之虎
阜先是於其所置地數畝建其先二程夫子祠春
秋以祀奉其先大夫汝涵公配久矣茲復於旁臨
流築室中闢草堂命名曰則學人以謂此先生仕
優而學之義而吾謂先生之意則不然夫人之學
與仕豈有優之一日哉先生少年登朝而仕壯歲
而歸即從事山林泉石之樂蓋其心深以昔日之
學未優而即仕今豈可復待仕優而方從事於學
哉學無止境仕亦何有止境則亦返而亟亟於學
可矣先生素承先大夫公之訓大夫公向邇先二
夫子之訓然則先生之學不待外求本之家庭而
自足非爲仕優而學乃旣仕而愈知夫學之不可
一日緩也先生朝夕於是堂讀書學道之暇時與
其友朋賦詩飲酒其中問學相長以其家之教被
之同人殆不出家而成教於鄉者歟

聽松堂姓字記

姚子松顏構齋於居堂之西偏命其名曰聽松其
意謂舉世俱可付之不聞而以聽寄之松意可知
也姚子好友專好舉世之所不好凡名者利者勢
者外飾者役役者浮夸者託於狂者皆所不好所
好者為懶為直為慇為癖為樸為無心為類於怪
物者乃得窺其齋而入焉入則賓主劇談啜茗終
日繼之以酒僅侑菜果一二賓主陶然相忘也予
嘗謂交友之道為類不一類之中而聚散合離久
暫疎密俱不可以意計予吳人也為籍於浙之嘉

郡計年四十以前此地之交濫而不擇又十年來僕僕風塵交益不可問今且年七十矣二十年中放廢荒山舉世目爲怪物歲中偶一至郡城旣晚始得交姚子姚子見而欣然曰此其人舉世之所爲怪物者也於是大開其聽松齋以縱予之入予因盡識其得入是齋者爲屠子東蒙年八十項子寄菴年七十五項子東井年七十二萬子鶴岑年六十四屠子袖雲年五十七汪子孝猷年五十五沈子靜諳年五十二嚴子次庸年四十一許子穎園年四十萬子右醇年三十一主人松顏年五十

八松顏嗣君存閒年三十九釋炎言年二十四而予年六十八數子者皆世所指爲不合時宜人也且更有目之爲怪物者而予不能辭怪物之首矣予因念數十年來交遊之感黯然不可勝述存歿離合聚散邈如夢中如隔世如飄風驟雨一過無迹乃今日者獲交於此數子屈指定交之年或二十年或止一歲即識姚子亦僅三載屠子東蒙尚未識面徒聞而相思不知更數年後或尚得聚而不散合而不離耶又豈離而散者必在老合而聚者必在壯而少耶是俱不可知我又安從卜之耶

姚子於是悄然而悲憮然而思曰願以今日之聚而合者之數子鐫之於齋壁即他日之離而散總付之太虛而已是爲記

甲戌年作

松鶴堂記

余三十年前過楓橋之寒山寺時故人及子山夫憩寺中讀書爲予言里中有殷子斐仲能詩所交皆一時賢者築堂於所居曰松鶴登其堂者斐仲飲食之無厭先生盍訪之乎予時適事北行不能畱即別去今癸酉冬予復過寒山上人在昔畱予度歲予因訊及所謂松鶴堂者悉如山夫言但松鶴堂已易主矣已斐仲來過予予始識之訊松鶴堂又悉如在昔言予爲太息久之斐仲貧不可支而愛賢樂友朋意氣猶在已出一卷示予皆四方

及里中高賢與知名士如李灌谿姚文初諸前輩所贈題松鶴堂詩文裝潢成軸而山夫所題在其中予又歎息山夫化爲異物逾二十年姚李諸公亦相繼物故人與堂俱爲陳蹟等於飄風斷草然松鶴堂之名猶然尚存則以斐仲向日好賢之雅而松鶴之名尚在人口也予以謂寒山寺肇於梁至於今不知幾經興廢天下佛刹之流傳或有或無天下人安能盡知而道之惟寒山則人無不知而能道之者則以唐人張繼月落烏啼一詩人人童而習之寺有興廢詩無興廢故因詩以知寒山今松鶴堂之詩文其即張繼寒山之詩乎松鶴之名可長存於天地間矣余因不勝太息於人世之事之物孰爲可畱而長存者其亦思爲其所以存者可矣

香下卷

事之成敗皆由理而具於情其亦思為其所公存
 各下具存於天此固矣余因不識其意於人世之
 念亦難當之語文其明矣然其人之語乎亦難之

